

兩岸熱切追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

房志榮¹

本文作者指出：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在位期間，不限於保護羅馬，不再開拓教皇國，而是作整個地球村的大家長，以十字架上的基督大愛，以聖母瑪利亞的慈心，來懷抱、撫愛、安慰每一個民族、每一個人，尤其是貧窮和受苦的人。從兩岸三地的媒體、教宗對中國文化及中國殉道聖人的列品，乃至他對共產政權解體的影響，都可見他的「大」與「聖」。

故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中國的關懷和盛情，深深刻在每個中華兒女心中，尤其是在天主教教友心中。這可由以下三點看出，試略予申述：

- 一、兩岸三地媒體說什麼；
- 二、「大」若望保祿教宗與中國文化；
- 三、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共產政權解體的影響。

¹ 本文作者：房志榮神父，羅馬宗座聖經學院聖經學博士，前耶穌會中華省會長，在本神學院任教聖經課程數十年，並曾擔任院長職務多年，文字作品很多，涉及面廣泛。

一、兩岸三地媒體說什麼

河北天主教教務委員會主辦的《信德》雙週刊，2005年4月15日的第8期，用了四頁全幅彩照和文字追憶教宗的一生。首頁題為「千年葬禮舉世哀悼—數百萬人送別教宗」，伴以六幅精緻彩照（五幅都有教宗的棺木）。第2頁題為「緬懷與回顧—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傳奇的一生」，共有16幅照片：三張黑白的，13張彩色的。第3頁題為「教宗辭世—社會各界予以高度評價」，四張彩照呈現的是：其一為美、法、西、丹麥的元首參禮；其二為布希總統夫妻、老布希和柯林頓跪在教宗遺體前祈禱；其三為歐盟總部降半旗致哀；其四為意大利總統佇立遺體前低頭默禱。第4頁題為「普世同悲—全球各地教會悼念教宗」，竟有18幅彩照，有長方形的，有橢圓形的，有六角形的，還有鼓形的，真是多采多姿，安排地豐富美麗。

台北的《教友生活週刊》4月17日第12版有狄總主教的一篇〈愛的證人—懷思聖父教宗若望保祿二世〉，文末說：

「我們不必等教會在形式上將他列入聖品，在他喪禮上，萬眾一心，由青年帶頭歡呼：『立即宣聖！』『立即宣聖！』他確是一位聖人！」

同版蘇開儀〈悼念教宗若望保祿二世〉一文寫道：

「在他面前，沒有害羞，沒有自卑，沒有疾病，沒有殘缺，沒有悲傷，沒有貧窮，只有他那照亮你我的、至死無怨無悔的愛情和活力！」

多麼感人而又十分真實的句子！最後在同一版面還有一篇香港教友阿季諾寫的〈敬愛的教宗，天堂再見！〉作者讀過不少故教宗的文告，而認為他的最後一封牧函《論聖體年》「來

自一個與年遞增的經驗背景，是『過往一切經歷的高峰』。在此，感到似乎教宗對自己的使命體認透徹，並自覺任務已告完成，大限之期亦不遠矣！」筆者在研讀《論聖體年》時，也有此感受。

香港聖神研究中心曾於2001年9月出過一本書，是林瑞琪先生編纂的《中華大地的榮耀—慶祝一百二十位中國殉道者榮列聖品》。書中首篇有本人執筆的〈宣福宣聖—天上人間〉，根據單樞機的親身經驗，敘述故教宗在此一重大事件上的敏銳和果斷。長話短說：1985年11月，台灣九位主教去羅馬述職，請求早日為中華殉道真福宣聖。但教廷國務院有禁令，大陸教會未獲完全自由前，不得進行宣聖事宜。12年後，1996年2月，單樞機去羅馬參與教廷四個部會的會議，利用空閒時間給教宗寫了一份備忘錄，嚴厲批判國務院以政治考慮阻礙中華殉道真福宣聖的不當，又說我國主教團已多次請求「宣聖」，均無下文，這不亞於「讓中華殉道真福在羅馬再次殉道」。教宗讀完備忘錄後，立刻在信封上寫了「緊急、很重要」三個意大利文字（urgente, molto importante）。單樞機提出了三個建議：

1. 120位殉道真福於二千年（千禧年）一同宣聖；
2. 免除調查程序，因為從前宣福前已做過；
3. 至於奇蹟的需要，中國信友在半個多世紀的迫害中仍能保持信仰，忠於基督和祂在世的代表，就是藉著中華殉道真福的英勇榜樣和代禱所顯現的一大奇蹟。

這三個建議教宗都一一接受了，一如我們後來在宣聖的決定和程序上所看到的。

二、「大」若望保祿教宗與中國文化

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世不久，從梵蒂岡就傳出「大若望保祿教宗」的稱呼。有人說是出自國務卿蘇達諾樞機之口。由這幾天世界各地的反應來看，這一稱呼倒顯得非常恰當。在教會至今有過的 264 位教宗中，只有過兩位教宗被稱為「大」，大良和大額我略。前者是聖良一世，於 440~461 年在位，是天主教會第 45 位教宗。他被稱為「大」的理由是：大力衛護了教會的統一，召開了第四屆大公會議，即加采東大會，肯定了「道成人身」的耶穌是真天主又是真人的基礎信理。此外，他隻身抵抗有「天主之鞭」綽號的 Attila，不讓他進羅馬城。

第二位是聖額我略一世，於 590~604 年在位，是教會第 64 位教宗。他被稱為「大」的理由也很精彩。首先，他再度肯定了教宗的俗世權力，開了日後一千多年教皇國的濫觴。傳說在羅馬大瘟疫結束時，有一天使在磐石上顯現給他，此地日後便稱作「天使堡壘」，是教宗的避難所，有地道直通梵蒂岡宮殿。他深覺教會禮儀該有虔誠而美麗的歌來陪伴才臻完美，於是建立了兒童歌唱學校（*pueri cantores*），訓練他們把歌唱好。那些歌曲一直流傳至今，即所謂的「額我略聖歌」，非常優美，普受歡迎。這位教宗雖很偉大，心地卻十分謙卑。他自稱「天主的眾僕之僕」（*Servus servorum Dei*）。從此，這一稱呼成了羅馬教宗的別號。

過了一千四百多年，教會第 264 位教宗、若望保祿二世於 4 月 24 日過世了。蓋棺論定，暫有「大若望保祿」之稱，是否將是教會兩千年歷史中第三位被稱為「大」的教宗呢？我們要作若何評價？如果數字會說話，請參閱《教友生活週刊》4 月

10日第一版的報導「教宗若望保祿二世生平」。在此，只一提列品的數字。在其26年任期，他曾在147次典禮中，把1,338位先賢列入真福品，又在51次宣聖大典中，把482位殉道者和精修者列入聖品，其中有韓國的一百多位和越南的一百多位。引起最大迴響的一次，是2000年10月1日教宗把120位中國殉道者列入聖品，使彼岸政權大為不悅。認為在他們的國慶日來此一舉，是向中共政權挑戰。其實，何嘗如此。教廷選了10月1日，因為是聖小德蘭—傳教主保日。那一段時期也只能排出這一天。

與前兩位「大」教宗一比，大若望保祿有一個全新的意義。不限於保護羅馬，不再開拓教皇國，而是作整個地球村的大家長，以十字架上的基督大愛，以聖母瑪利亞的慈心，來懷抱、撫愛、安慰每一個民族、每一個人，尤其是貧窮和受苦的人。這是他上任之初所選徽號的一個合理解讀。一台大十字架下面一個M（代表Maria）。最下方還有短短的一行拉丁話（僅九個字母）：TOTUS TUUS。這是對聖母說的：「我全是妳的」。當然，經過聖母，也是對耶穌說的。再經過耶穌向天主父說出這句「父啊，我全是祢的」。由這一簡述所達到的一個小結該是：「大若望保祿」的稱號大概會在教會史裡定案，等著看吧。

John-Paul II 與中國文化又有何關係呢？首先，他很欣賞、稱道中國文化，這不難從他的言論中體驗。輔大校門口，進門靠左手，校史室安排了一系列海報，介紹教宗 John Paul 多采多姿的一生。圖文並茂，發人深省。有兩張大彩色照片最令人感慨唏噓。一張是1984年2月28日，跟台灣去的中國主教們和羅馬的神父、修女、修士、男女教友、大人小孩的合照。白衣教宗在一大夥五顏六色衣飾的中華兒女中，就像《默示錄》中的

羔羊在被救的人群中。另一張是教宗跟台灣的十一位主教並排而坐。教宗在中間，主教們分兩邊。其中有卑南族的曾建次主教，有閩南人劉振忠主教，有客家人劉丹桂主教，有河北獻縣的劉獻堂主教等。其他主教都是漢人，沒有一個西方人。教宗和這些本地主教稱兄道弟，顯然是一家人。John Paul II 的「大」正好配上中華民族的「大」。

三、前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對共產政權解體的影響

1991 年暑假，筆者回安徽貴池探親，路經南京。在此與一中共老幹部相識。他曾代表中共政府接收蕪湖市，可見官位不低。他帶我到石鼓路天主堂去拜訪錢惠民主教，我進去，他在門外守候。等我與錢主教談畢，他再陪我回到他的寓所，我寄住在他家。那幾年蘇聯已瓦解，東歐各國紛紛獨立，我們來回路上的談話，當然不能不提到這一世界大局。記得他曾向我發難說：「你們的教皇是共產黨的敵人，是他拖垮了東歐和蘇聯，你說呢？」

我說，我們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跟當時蘇俄的戈巴契夫很談得來，跟波蘭的瓦肋撒很要好，因此對他們國家的政局一定發生過影響，這不難設想，也不必否認。至於這影響是如何發生的呢？那就另有文章了。一定不是用政治家的權謀，或軍事家的武鬥，而是以宗教家的情懷，或更好說，以天主教全球領袖的身分，用基督關愛普世人類的胸襟，喚醒人的良知，擯棄邪惡，摘下面具，堂堂正正地做人，老老實實地與人交往。就是那麼簡單，教宗沒有用任何其他手段。

具體說來，教宗在推翻極權的共產主義上有過以下的一些

貢獻。在共產社會，國家擁有物質和精神財產的全部主權。個人不能有私產，也不許信馬克斯主義以外的任何哲學或宗教。天主教卻先在波蘭，後在其他國家，突破了國家的這兩個專利。物質上給人民提供聚會的地方，精神上讓人有另一種世界觀。在廿世紀 80 年代末，要想知道波蘭的政情，可到華沙的教堂休息廳，翻閱華沙的地下週刊。在教堂地下室也可觀賞未受政府批准的畫展或戲劇。不是神父寫新聞稿、畫畫或演戲（這一切不一定是宗教性的），神父只提供空間給那些要展出的人。神父們的這一作法就是由教宗學來的。他當初在納粹佔領的波蘭，秘密地為要晉鐸而讀書，也創立了地下劇場。

說來也奇怪，波蘭教會的「另一思路」或想法並不單獨是一個宗教現象。在東歐流行的馬克斯主義，所崇拜的是進步。國家領導們說，我們摧毀過去，是為建設未來。我們毀掉傳統，國有化土地，是要建造新社會、新公民。教宗於 1979 年首次回祖國波蘭時，他不僅講天主，也講歷史。在他多次的訪問中，他紀念了聖阿達而伯（St. Adalbert）逝世一千週年，紀念了波蘭最老的大學 600 週年，紀念了華沙猶太人區（ghetto）起義 40 週年。還有一次，教宗長篇大論地談一位金修女（Sister Kinga）的生平，這都是有意的。人也好，國家也好，怎能忘記自己的過去？

教宗在一次波蘭語的演講中說過，「忠於根蒂不意味機械式地抄襲過去，忠於根蒂常是有創造性的，可以下到深淵，也知道向新挑戰開放」。這種說法毫不降低教宗的宗教信仰，所顯示的是若望保祿二世表達他信仰的方式很特殊：公開的，在大庭廣眾前，引用很多文化的、歷史的數據。這一宣信方式，為一些想控制文化、歷史，和人的一切的政權，確實具有特大

的爆炸性。

最後，若望保祿二世有一種吸引人群走上街頭的神恩——來自他的信德和聲望。共產主義的專家們寫過，共產政權的最大成就在於粉碎人民，隔離個人，讓大家常懷恐懼。教宗 1979 年訪問波蘭時，該國領導預言，只會有幾個老太婆出來捧場。豈知教宗一到，幾百萬各種年齡的人都出來了。當時有個 16 歲的青年爬上一棵樹，看見 Gnierzno 飛機場附近教宗舉行彌撒的地方，人頭鑽動，無法數算。只能說，東南西北，不論往那個方向望去，起碼三公里都是人頭。領導、公安都不見了：「我們那麼多，他們那麼少」，那青年說。在這次拜訪中，教宗一再地說：「不要怕！」。

一年後，波蘭人組織了團結工聯，是第一個反共的群眾政治運動。其他國家也開始有類似的公民運動，先在匈加利，後在東德等，這一切都不是偶然的。教宗不必插手，因為他 1979 年已給戈巴契夫證明，蘇聯的道德自誇毫無根據。至於陰謀詭計更用不著，他的言論常是公開的。